

习仲勋:无定河畔写春秋(2)

◆ 忽培元



■ 习仲勋同志

波罗镇

距离响水堡仅仅三四十里,就到了著名的“横山起义”指挥部所在地——波罗镇了。公路穿镇而过。在靠山的一面路边,建起了一座纪念碑。这是1996年,横山县委、县人民政府为纪念横山起义50周年而立。石刻碑文是介绍起义经过的,背面镌刻着一首诗:波罗城头举义旗,威震西北鬼神泣。斗转星移沧桑变,功垂千秋毛胡习。

这简约而又气势磅礴的史诗,正是对那重要历史事件的形象中肯的叙述与评价。

习仲勋同志一生很善于做统战工作。他有一句名言说:“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团结人。”提到横山起义,人们很自然地就想到了习仲勋,在毛主席指示下,通过小学同学胡希仲做他叔父胡景铎的工作,才得以实现的。

其实事情并非是那么简单。一个国民党将军在紧要关头,带领五千部属“弃暗投明”谈何容易。习仲勋与胡希仲的关系何止“小学同学”,更是同乡好友,用知情者杨明轩先生的话讲,更是“同志加兄弟”。

没有这样的关系,就不会有拿脑袋做抵押的相互信任,更不可能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不惧风险。而这“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却是集几十年的感情投入得来的。根据胡希仲的回忆,他们从1929年一道报考军校到分手之后,就没有断过联系。主要是习仲勋不停地有书信给他,劝他参加革命,加入统一战线。在人生转折的重要关头,几乎都是仲勋为他指明了方向。这样,无论他到南方读书,还是随杨虎城出国考察,他的心都是和习仲勋连在一起,相互间的这一份友情和信任,最终才酝酿出了横山起义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胡景铎如果没有对他们关系的深知,也是不敢贸然行事的。

1945年8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人们期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蒋介石却不愿放弃独裁统治,一面假装同共产党谈判,一面紧锣密鼓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党中央、毛主席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及时确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方针。毛主席还在党内指出:“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同时又指出,高喊“统一”的国民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个部分人不赞成内战”,因此要求各个解放区党政领导在加强战备的同时,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分化瓦解工作。不久,中央建立了“国军工作部”。

当时国民党驻扎在北面的有两

支部队,一支是邓宝珊的第22军,另一支就是胡景通的陕北保安团。这两支队伍,因为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因此受到歧视,经常被克扣粮饷。整个抗战期间,蒋蒋都把他们丢在西北的穷乡僻壤,让他们对付共产党八路军,部队无所事事,不满情绪很大。这种情况,当然逃不过毛主席的观察与判断。毛主席对习仲勋讲:“从私人感情上讲,这两支部队与我们并无大仇。抗战时期,我们来往密切,邓宝珊到西安去,路经延安,多次都是我们的座上宾。还有一次同我彻夜长谈。后来我们搞大生产运动,富余的粮食还接济过他的部队。他们都很反感蒋介石,如果工作到位,是可以争取一部或几部起义的。如果我们拿下了榆林或横山,我们就在陕北争得了一个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对粉碎蒋介石进攻延安的计划具有关键意义。”

运筹帷幄

1946年初,毛主席针对陕甘宁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形势,明确指示中共西北局书记、陕甘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习仲勋,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北线,把军事打击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夺取榆林、横山,为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卫战争争取一块回旋余地。习仲勋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便通知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张德生召开西北局统战部干部会议,就如何贯彻中央指示作了周密部署,并对有效开展“策反”工作做了细致分析。他说:“从周边形势来看,北线是敌人的薄弱环节,蒋介石门户之见很重,22军和保安团,都是‘杂牌军’,与

蒋、胡有矛盾,内部也有矛盾。军官和士兵封建意识浓,看重乡情、亲情,军官对士兵,实际是家长式的统治。从井岳秀到左协中,都是一脉相承。抗战期间,我们和他们建立了统战关系,现在要尽可能保持这种关系,并且要冲破封建意识,利用他们和蒋、胡矛盾,争取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官兵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反对内战,反对榆林地区亲蒋分子和特务分子。”习仲勋提议抽调关中区分的干部师源担任绥德地委统战部部长,协助绥德地委统战部开展工作。又派曹力如和刘文蔚带着他的亲笔信秘密到榆林,找胡希仲了解榆林国民党上层动态。最后把工作的重点对象确定为驻防横山波罗堡的陕北保安副指挥胡景通之弟胡景铎,并派师源前往联络。

胡景铎曾参加过抗日战争,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家胡景翼将军的胞弟,排行老六,故人称胡老六。胡希仲则是他哥胡景翼的儿子,人称“胡大少”。叔侄两人年龄相差无几,与习仲勋不仅是富平老乡,而且曾在立诚中学是同学。抗战时期,同习仲勋仍有书信往来,流露出投奔边区工作的需要,党组织指示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借胡景铎的影响,为抗战效力。习仲勋同志认为,欢迎他俩率部起义回到边区参加革命的机会成熟了。

师源奉命到波罗镇面见胡景铎,转达了毛主席和习仲勋希望他率部起义的意向,胡景铎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胡景铎是典型的关中硬汉性格,性子急思想激进,他见到

习仲勋派来的使者师源,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握住手泪流满面,随即诉说了饱受蒋介石歧视之苦,发泄着抗粮扣款到移住甘肃五原,远离抗日前线的怨恨,说到愤恨时,一甩帽子骂道:“老蒋这驴日的从来不把咱陕西人当人看待,以为老子都是小娘养的,我早就跟大哥说过,把队伍拉到共产党那边去,但他死脑筋就是不干,今天仲勋派你来得正好,他不干我干!师副部长,你听着,我发誓,我胡景铎从今起,就是共产党人了,我听你和习仲勋的调遣,你们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下一步怎么行动,我听你指示!”

师源听得十分感动,忙说:“好同志,好同志。”随即握住他的手说,“不过这事可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师源返回后,习仲勋听取了他的汇报,并召集绥德地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策动胡部起义问题。决定在胡部先建立党的组织,作为起义的核心力量,制定了“建党建军,准备力量,长期隐蔽,待机而动”的工作方针。

1946年7月1日,由习仲勋介绍,经党中央批准,胡景铎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中共中央西北局又讨论了胡景铎提出的发展党员名单。8月1日,习仲勋亲自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讨论了由胡景铎提出的该部党员发展名单。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杨汉云、吴凤德、魏茂臣等八名同志,旋即入党。同时,决定由延属、绥德两分区抽调40余名军政干部进入波罗堡、石湾等地胡的部队各连秘密进行宣传、联络。使胡景铎率部起义有了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吃饭

章小东



22.招呼大家排着队上前分享

听到这里,我立马打断了他说:“不得了,依要带多少人啊,别人以为我这是吃大户呢!让我先去问问丽莎再说。”同时心里又在想:原来我不在的时候,丈夫就是这样到处吃饭的呀,不知道欠了别人多少饭呢!

第二天,我小心翼翼地跟丽莎说:“丽莎,我大概有三十多个朋友想来参加火鸡大餐……”没有想到丽莎一听就兴奋地叫了起来:“真的吗?太好了!我的丈夫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开教会里的大车来接你们吧!”“真的不会给你们教会带来麻烦吗?”我有些怀疑地问。丽莎当即回答:“不会,不会,我们教会是最欢迎朋友的,看到有这么新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庆祝感恩节,我的丈夫一定会高兴得给我一个大大的亲吻呢!好了,到时间我来接你们吧。”丽莎的样子,就好像不来接我们,我们会逃去一样。“我们自己开车来好了,你去接其他更加需要接的人吧。”

感恩节的早上,刚刚起床,小珍就打电话过来,说是因为晚上不用准备晚餐,白天可以放松一下,她邀请我们一起去丹佛观看感恩游行。于是我们两家,合开一辆小车,到达丹佛的市中心。老远看到许多大公司都扎起了彩车,还有中小学生的仪仗队,以及戏剧表演、体育比赛等。想起这个节日原本是为了感谢上帝的恩惠,感谢印第安人帮助“五月花”的船民生存下来,还有庆祝丰收的意思。现在除了感谢上帝、庆祝丰收以外,感谢印第安人的部分相对缩小,我到了美国好几个月了,好像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印第安人呢。我问丈夫:“印第安人在哪儿?”

丈夫回答:“那是要到专门的地方才可以看到的,真正的印第安人现在是很少见到的。”

儿子说:“我们学校就有一个印第安小朋友,和其他小朋友没有什么两样。这几天,他们全家都到他的祖母家里去过节了。”

丈夫说:“你那个印第安小朋友早就是混

血混得不能再混了,他们标榜自己是印第安人是有好处的,升学可以减很多分。有意思的是那个小朋友的祖母好像还是个人,他的爸爸说他母亲会做烤鸭,他们要去吃烤鸭的。”

听起来感恩节也是全家团聚的日子,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中秋节。许多远离家庭的亲人都会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聚集在一起,品尝美味的感恩节火鸡。

讲到感恩节火鸡就想起晚上的火鸡大餐,因此一看完游行,就急忙忙地回家。胡乱吃了几口饭,各自到床上休息了一下,还不到三点半,丈夫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出发了,因为感恩节的火鸡大餐一般是从下午四点钟就开始的。

长老会教堂坐落在波德的一个小山坡上,老远就可以看到古老的尖顶。那上面还有一个好像是成龙的《警察的故事》里面的大钟,每到敲钟的时候,全波德都可以听到的呢。此刻大钟正当当地敲了四下,雄伟浑厚的钟声让人对整个教堂肃然起敬。我们的小车到达教堂跟前的时候,丽莎已经站在台阶上张望了,当她看到我们的小车队,竟然高兴得拍起手来,她比画着把我们引向停车场,然后带领我们一行三十多人,浩浩荡荡地走进了教堂大厅。大厅里面热气腾腾,喜气洋洋。一排排几十尺长的桌子,从头到尾从左到右铺满了整个大厅。丽莎把我们三十多人分成两排,面对面地坐在其中的一张长桌的两边,刚刚坐定,隔壁桌子上的教友就反过身子来和我们打招呼,原来他们是他们教堂的第一批华人客人。

火鸡大餐开始了,丽莎的丈夫摇着一只铃铛让大家安静下来,并带领大家祷告,感谢上帝的恩赐,其中特别感谢上帝为他们带来了我们这些华人朋友。而对我这个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烤火鸡的人来说,在神父讲话的当儿,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前面那张长桌上的一排火鸡上面了,只看到一只只火鸡烧烤得焦焦黄黄,还没有放到自己的盘子里,就闻到诱人的味道了,简直就是香飘万里。神父冗长的演讲总算结束了,他非常慎重地举起一把长长的带着牙齿的钢刀,从火鸡的胸脯开始,精细地一刀一刀切出薄片,然后招呼大家排着队上前分享。

37.会场气氛也随之变得异常沉闷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在执行上级命令吗?但是刘正声同志,你不是三岁小孩,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你自己没有脑子吗?你是机器人,别人怎么操纵你就怎么动吗?”刘正声无语可说,只有低下头站在原地挨骂的份。他没有想到,这个平日里客客气气和和善善的局长,发起火来这么厉害,这么可怕。

“还有,你上次专程带人远赴上海,也是为了那件东西吧?”梁国正走到刘正声跟前重新发问。“局长,您怎会知道?”刘正声吃惊之余,深感十分意外。“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呢!”梁国正口气锐利地说道。刘正声只好缄口不语。此时此刻,他能说什么?敢说什么?“你们也太过分了,你们是人民公安,不是黑社会,怎么可以是非不分,任意妄为!”梁国正说着,两眼像利刃般地盯住刘正声的脸看了好一会儿,只把刘正声看得再次埋下头去。“现在,刘正声,你给我听清楚,我不管你是奉谁的指令做这件事,就到今天为止!关于大发矿业集团的案子,你们刑侦局不许再插手了,这本来就不是你们管的事,经济案子应该由经侦总队去办。”“但是这个案子……”“没有什么但是!”梁国正毫不留情地厉声打断他,“你说这是刑事案,是吗?这是你们制造出来的刑事案!这点你心里不清楚吗?刘正声,你是不怕不服从命令就会丢掉乌纱帽吗?那我告诉你,你不是非盲目服从,早晚也会让你丢掉乌纱帽的,懂吗?”刘正声低垂着脸,一句也不敢吭声。

梁国正顿了一下又道:“既然你那么习惯服从命令,现在我就以局长的身份正式命令你:从此刻开始,撤掉你那个关于王根宝案子的专案组,不要再插手他们的纠纷。听明白了吗?”“是,听明白了。”刘正声唯唯诺诺地答道。“记住,别人可以撤你的职,我更可以撤你的职!现在就可以撤掉你!再记住,我是C市公安局的局长,一把手!”梁国正低沉的声音十分强硬。“是,我明白了。”刘正声嘟囔道。

小包房内烟雾弥漫,餐桌上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徐副局长独自坐在里面,心

神不定地等着另外两个人的到来。这是头一回他在饭店里如坐针毡。这两天发生的事都那么突然,令他措手不及。

下午一点钟,梁局长突然召开了全局中层以上干部全体会议。这个梁国正,来到C市公安局几个月了,头一回那么一本正经摆出正局长的面孔来,似乎在一眨眼间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会场的气氛也随之变得异常沉闷。

“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一次紧急会议,是因为我们局里出了一些大问题。”梁国正一副极其肃穆的面孔所讲的开场白,顿时使得本来还在小声说着话的人全都收住了口,全场鸦雀无声。

“我来这里几个月,几乎从来不干干涉各位的具体工作,那是因为我十分信任大家。”梁国正稍顿片刻,随之提高了嗓门道:“但是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局里的某些同志,甚至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事处世却十分没有原则,如果作为执法人员而忽视法律甚至践踏法律,那么应该请他脱下那身警服,取下那个警徽。”梁国正以他少有的尖锐目光朝全场干部缓缓扫视了一遍,使得好几个人都露出了心虚和担忧,本能地垂下眼帘或低下头去。

梁国正继续说道:“你们别以为我梁国正来这里当局长只是一个过渡,我会对什么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我是这样的人,请你们也扒掉我身上这身警服。今天我并不准备追究什么具体的人和事,”梁国正停顿了一两分钟后再次说道:“我只在这里提个醒,我梁国正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更不是傻子。我在这里当一天局长,我们局里就不允许有违法乱纪的人和胡作非为的事出现!以今天为界限,既往的可以不予。以前的问题该纠正的都尽快给我纠正好,该收手的立刻给我收手,该停止的马上停止。如果再有新的问题出现,别怪我梁国正不给面子。”

会议很短,就是梁国正的一言堂。讲完那些话后,他就宣布散会了,但在大家脑子里留下了许多悬念,够大家回去好好议论猜测一番。也许只有徐副局长和刑侦局长刘正声还有那个周警官,心知肚明这个会议是针对什么事情召开的。

生死对决

温哥华的
中国富豪
柯兆龙

